

孤独症候群
Gudu zheng hou qun

千城

Q I A N
C H E N G

郭敖 / 主编

城……黄渤

时间如马，金牌如眼……麦家

与时间对话……温碧霞

未知的恋人……蔡康永

我不是西门庆……慕容雪村

主角私处……秦天南

面孔……小鹏

博尔赫斯

眼睛从未来见过城市的
灵魂在梦萦的镜子里的
就像映在镜子里的花园
虚幻而拥挤

漓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千城:孤独症候群/郭放 主编;慕容雪村、麦家等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2013.6
ISBN 978-7-5407-6518-7

I. ①千… II. ①郭… ②赖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86792 号

千城:孤独症候群

组 稿:杨 萍

yangping@lijiangbook.com

责任编辑:杨 萍

装帧制作:居 居

出版人:郑纳新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7201-833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:253000)

开本:960mm×690mm 1/16

印张:13.5 字数:110 千字

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4-2671218)





目录

Contents

楔子【editor's note】

卷首语：孤独患者——郭敖 • 003

城话【city】

城——黄渤 • 005

时间如马，金牌如眼——麦家 • 010

沙龙【salon】

未知的恋人——蔡康永 • 012

与时间对话——温碧霞 • 024

光影【shadow】

面孔——小鹏 • 029



小说【story】

- 我不是西门庆——慕容雪村 • 068
相见恨晚——坏蓝眼睛 • 082
故事一九八六——洛兵 • 102
村长爱上张小雨——赖宝 • 117
旺角私处——秦天南 • 126
末日——辜妤洁 • 140

孤独集【lonely】

- 独立包装——崔恕 • 165
孤独症候群——郭敖 • 177

卷首语

孤独患者

Lonely patients

郭
放

泡一盏茶，听一段音乐，简单的旋律，宛若高山流水；抑或打开一本经书，仰躺在竹榻上，在静谧中闭目休憩，冥思。感受若即若离的时光，从指尖若细沙一般流过，在身体上雕刻出成熟的痕迹。

清晨八点，离开喧嚣的都市、人群，告别素日里那些匆匆而过的面孔，收拾行李，轻装简行，带上一本书，几张CD，一瓶水……坐上远去的列车，踏上旅途。还有时间，泡杯香醇的咖啡，戴上耳机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不是出差，亦无目的，只是为了梦想，去远方走走。不要让自己的人生太仓促，趁一切还有时间。

孤独是一种状态，一种生活节奏，与时空融为一体，看尽人间百态。品味孤独的人，懂得与人微笑，用笑容赞美生活。很多人害怕孤独，抑或害怕自己成为另类，被这个世界所遗忘，其实无话不说、喋喋不休的人，又难道不是同一种人？在褪去风情万种的表情之后，总有一丝落寞存在心底。孤独



像深夜里冰冷的海水，在窃窃絮絮的海滩尚未来得及吸吮之前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多数人避而不见，更愿意相信孤独只是褪去浪潮后的一片枯死的沙漠，万物始于喧嚣的纷争，终结于落寞的孤寂。

品味孤独，如同品茶，更重要的是品味其中的滋味。撇去内心的卑微和高傲，赤裸地面对身心，偶尔让自己保持清醒，放却被周遭夸大的目标：人性的虚假、无望的期许、自我的麻醉、无尽的贪婪、无望的执著、不着边际的妄想、自私的欲望、软弱的人性、刺痛的损伤、追悔的挫败等等。也许看得太清，觉得孑然一身，孤立无援，会有一点苦涩和遗憾。但你慢慢地开始感觉到有一丝慰藉从心底泛起涟漪，嘴角上翘的笑容中感觉到一阵释然，想着即便如此，又怎样呢？宽容在你心里生根发芽，你开始宽恕别人，宽恕一切过错。

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犯错、不断宽恕的过程。最容易，也是最难得的就是宽恕自己。决定一场远行，就像对过往的告别，最好的仪式便是在旅途中忘记，或永远地记起。

最华美的告别，往往不需要语言，而是最谦卑朴素的生活，经过时间缓慢的洗刷，渐渐地淡却。它不会因为喋喋不休的挽留而放慢脚步，也不会因为死寂的沉默而洗涤得了无痕迹。有些事情总有一天会被记起，在别人的故事里或者似曾相识的环境里找到自己的影子。孤独让冰一样的理性和火一样的感性交融在一起，在时光中淬炼出一种净洁而淳朴的东西。

享受孤独的一刻，给自己一点时间，为灵魂让出位置，让心灵去飞。

城

文

黄渤



小时候我家住在海边，院墙就是大坝，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海岸线，每到暑假的时候，隔着窗子听着风声，看着潮起潮落，从而决定下海的时间，那时的空气潮湿，清新扑鼻；而今，我在北京，从卧室的窗口望去，是偌大的十字路口，车水马龙，霓虹闪烁，凝视着路口的红绿灯，我犹豫着出行的时间。看着接踵而至的人潮，我想起了浮动的潮汐，拥簇而来、汹涌澎湃，却又连绵不绝，只不过，我嗅到的不是那种清新的气味，它们一个干燥，一个潮湿。

我一直都喜欢有水的城市，比如杭州、厦门，还有我的家青岛。小时候最喜欢那片海，浩瀚无际的湛蓝，天地连成一线。我一直觉得，如果没有生活在海边，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蓝色，不会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开阔。

我喜欢海，喜欢那片记录了我们成长又将这一切冲刷殆尽的海。我曾经在海边用沙子筑城堡、修围墙、编故事，然后看海浪把它们冲平，故事也就随之终结；我曾经在海边无人的礁石滩上，低头写歌，抬头见海，望海而歌；我曾经和伙伴们在海滩上奔跑，海风灌满衬衫，潜入海底在群鱼和海藻中享受另一个世界的奇幻；我曾经在夜晚的海滩，约三两伙伴，偷偷点一簇篝火，

火光映着一张张追逐梦想的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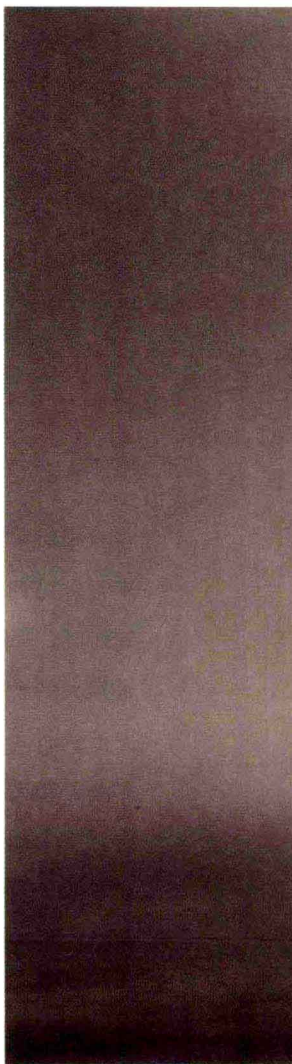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绕膝而乐的岁月就像脚印一样印满了沙滩，稍纵即逝。我小时候做过一个梦，那是我们常去的海边，常见的海，但是远远的，有影影绰绰的缥缈。我就问身边的大人：“那是什么？”大人说：“那是蜃景，能把很远很远的地方带过来。”我又问：“很远？能有多远？北京那么远么？”那个大人笑了，说：“对，能到北京那么远。”

那时候，我已经和朋友离开这片海滩，我们四处去唱歌、演出、旅行，去过很多城市，见过很多的人，对青岛，第一次开始有了故乡的概念。那时年少，每次回家都觉得自己带着一身淡淡的胜利感，迫不及待地想去炫耀。但一出火车站，我就能闻到那熟悉的大海的味道——清新、潮湿夹杂着咸腥，它像一股迷香引着我拖着来不及回家的行李来到它的身旁，海风吹燃起一支烟，那种潮湿将自己浸透，像一块海绵被浸得饱满，充满踏实的能量和勇气，继而再度出发。

现在回去，往往是飞机了。机场离海很远，我什么都闻不到。

之后我又梦到，我自己踏进海水向那片蜃楼走去。脚丫入水的那一刹那，水恍然之间分开了，就像摩西过红海，地是干干的，海水，养育我生命的海水，不再澎湃，就那样静静地、轻轻地、柔软地在我两旁站着。我又惊又怕，但终而放大了胆子，向深处走去。

我刚到北京时，逢人寒暄，每次都会遇到一些相同的问题，他们会问我老家是哪里的。我便会说我是青岛







的。听到这个“老”字，我心中难免会有一丝不安，我心里想，那不是我家，那就是我家。因为在年少的时候，总觉得“老家”这两个字来自祖辈，是遥远而古老的，沾满了尘土的记忆，又怎么能跟自己扯上关系呢。但后来我习惯了，也明白了，原来家，也是会变老的。

但是城市不会，城市只会变得越来越新。人们这样形容城市发展——日新月异。这个词造得真好，新便生异。城市开始变得大同。如今我到青岛新城区，发现和其他的每个城市已经崭新得并无二致。为何长得都一样却不能让人感到熟悉，反而让人觉得更加的生分呢？我不知道是时代变了，还是城市变了。

再后来的梦，我已经走进那片蜃景，但一切还是轻飘飘地、柔软地站在我身旁。我好像再也回不去曾经，但也未完全融入现在。我惊慌而想再回到水中，却再也不能。水就站在我四周，我若伸手，水便后退，我若迈进一步，水便也退一步，但也不远，不多不少，就那么一步。有一种距离似乎我们永远无法跨越。

我离家乡，也就只是这么一步。我突然明白摩西或许不快乐。我多么希望水再度合上，再劈头盖脸地打在我脸上，把我淹没，用它纯粹的蓝色。但是不能，在这个干燥的北京，我只能偶尔放下手中撑着的伞，让雨水噼噼啪啪地打在我脸上。即便如此，我也未感到应有的湿润，只是风吹走了更多年少时澎湃的体温和轻狂。

北京，是空有当下而无过去的悬浮。听他们给你讲胡同的鞭炮、烟囱的轻烟、军区大院的屋顶，但那始终都是别人的故事。属于你的是那片曲折的海岸、那枚海底潜游的小螺和那股潮湿的咸腥，但这些也慢慢地变得无法触及，儿时的玩伴已妻儿和睦，物是人非，青岛也逐渐成为无处可寻的过去和逐渐陌生的当下。一个缺失过去，一个没有当下，我和这两个城市若即若离。

小时候我会喜欢夏天的海滩，让人心痒的海滩，潮湿而闷热，看三两老人闲步或垂钓，幸福而自然。现在我反而会喜欢冬天，因为只有在冬天旅游的人潮才会散去，海边才没有了那些五颜六色的嘈杂，而夏天你几乎看不到沙滩，到处是拥挤的人潮，导游的旗帜，涌动的红、白、黄等等颜色的帽子川流不息；白天你已看不到那帮光着脚丫穿着泳裤奔跑的少年，夜晚你已看不到那团如青春一般的篝火，听不到有人大声唱他自己写的歌。但海滩依旧，礁石依旧，海浪冲击坝石的碰撞声依旧，亘古不变地冲刷着这一切，沉默不言。虽然我走不进去，但潮湿的气息依旧。

所以，我不是感到悲伤，我只是觉得站在两个城市的中间地带，四顾张望，那片海滩和北京的广场都那么的空旷。

我的眼睛从未见过的
这座魂牵梦萦的城市，
就像是映在镜子里的花园，
虚幻而拥挤。

博尔赫斯

时 间 如 马 ，
金 牌 如 眼

■ 文 / 麦家

二十八年前，洛杉矶上空传出一个中国人击发的枪声。枪弹如神助似的一次次正中目标，于是枪的主人如神似的站立起来，立在并不高却又高过泰山山顶的领奖台上，他就是许海峰：中国第一块奥运金牌得主。从那以后，中国人心中多了一个情结：征服奥运！四年一度的奥运会，如一座有魔力的巴比伦灯塔，如梦如幻、如火如荼地牵引着我们的的心，改善着我们双目的际遇和情感的祝福。早已空寂的呐喊、流于虚无的守候、难以为继的理想、古道西风瘦马的背影，突然间光泛华彩，古铜色的热情象征着一种意义，奢谈和杜撰取代了美食和房屋，所有的一切趋于平和，趋于欣荣，趋于享受。

事实上我们从来都在享受。你一定见过这样的画面：农民在细雨里插秧，身后绿油油的一片，摇晃着伟大而轻灵的美，譬如一根头发飘下来，又轻轻地飘飞走。当我们戴上雨笠，卷起裤管，亲身投入这悠悠绵绵的世界，用膝

盖和肱二头肌完成了一个标点、一个情绪、一个哲学，词汇的神情投入而呼吸沉重，外衣与外衣依旧，月亮与月亮不同。

正如学者智人常挂在嘴边如铜锈的古钟般的真理：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旁观者的享受才是真正的享受，无心无肺，无忧无虑，看惯了栀子花开的瞳孔并不排斥钢铁与烈焰的演出，轻松悠闲，优哉乐哉，享受得煞是纯粹、地道。但现如今，观者身份的突变，黄昏的归鸟带回了暮钟的信息，盛装出席的队伍挤满了亲切的发带、耳垂和背影，你一边放开眼睑的束缚，一边把心弦牢牢拉紧：上面机遇共挑战一色，下面高兴与担心齐飞；上面挥汗如雨，下面提心吊胆；上面踢着脚，下面握着拳。

有消息称，2002年世界杯足球期间，英国有36%的男球迷誓言一个月内拒绝性事，为的是以“圣洁”来佑护他们的球队在绿茵场上节节胜利。不敢说他国的情况如何，但在每一次奥运会期间，可以想象这样的中国人一定不会少。因为将近三十年间我们拥有了太多的体坛英雄豪杰，每一个英杰背后必有一支兵强马壮的铁杆粉丝队伍，他们享受金牌，享受为佑护金牌所受的煎熬。这样的享受似有受罪之嫌疑，这样的观赏又何止是观赏？澎湃的激情消磨了年华，时间如马。许多年之后，也许会丰腴地一笑，也许会单薄地摇头，但不论如何，天堂或地狱，却是我们的梦寐以求。

在受罪的享受和舒服的旁观之间，我们的每个汗毛孔都极力全力地选择前者。如今期盼的大幕再一次如愿拉开，简单、热烈、神秘、浓重……似曾相识的复杂感受再一次逼近，情真意切，希望与恐惧同在。2012之夏，所有的希望与恐惧从伦敦升起，每一个白天和黑夜都与我们同在。兴高采烈和忧心忡忡，乐着也苦着，最大的无私与最大的自私。这种甘苦同生、又酸又甜的、复杂的、深奥的情愫是什么？是爱，是比喜欢更高一个档次的爱。我们爱奥运，更爱金牌，因为我们总相信，金牌的多寡象征着我们国力的强弱。

爱吧，这不是我们的第一次，也不是最后一次。

012 *salon*

蔡 康 永 :

未



《千城访谈》

蔡康永：给未知的恋人



——他的作品中有着孩子般的纯真稚气，少年的激情忧郁，老人的落寞沧桑，更有诗人的浪漫情怀，蔡康永，无需任何诠释的一个名字——

恋爱之故事——

未知的恋人

一旦恋爱了，

到底会变成什么样的人？

我们自己也无从知道。

于是恋爱中的你和我，

都一起成了——

未知的恋人。

《蔡康永爱情短信：未知恋人》导读：

我们

不知彼此的名字，我们只是常在同一个车站等车，在同一个橱窗前驻足，在同一个节目播出时发笑，在同一个月亮下失眠。然而，这些已足够让我爱你。比起那些我熟知他们名字住址学历职业但我一点也不爱的人，我心无旁骛地爱着你，且因为依赖着这份爱，而觉得人生值得活下去。

对方

说：“我已经不爱你了。”你着急了，脱口而出：“没关系啊！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啊！”说完，你忽然哭了，不是因为伤心对方不爱你了，而是因为这一瞬间，你猛然醒悟，自己已经成为爱情的乞丐。

两个

人之间的感情，就跟两队之间的球赛一样，现场转播的球评员，再怎么赞美或抨击，再怎么声嘶力竭或呼天抢地，也不会改变球赛的结果，赢的赢，输的输，到了时间就结束。

看见

那个人现在的样子，总忍不住在过了转角以后，稍微停住脚步，想象一下：当初如果没有分手的话，现在，在自己身边的，就是这个人了。

我

沿路，得到七个微笑，三个白眼，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，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；我吃到的食物，七次好吃，三次难吃，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，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；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，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，只是依照比例，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；世界与我，互相而已。

恋爱

不是坚固的溜冰场。恋爱是一片结了冰的湖面。我们是可以在上面手牵着手，轻飘飘地嬉戏，绕着我们自己的圈圈，只是不会有人来警告我们：冰会在哪一秒融化、裂开，恋爱中的我们会在哪一秒，带着忽然冻结的欢笑，掉进冰冷的水中，孤单，挣扎，觉得好冷。

我们

恋爱过，只是我们爱过的那个人，有时并不真的存在。他可能只是我们被寂寞驱赶而信步乱走时遇到的一堵无辜的白墙，却被渴望恋爱的我们狂热地把我们心里向往的爱情电影情节，全部在他身上，投影了一遍。

很多

人以为我在对你倾诉，而你的冷漠会伤害我。嗯，不会的，你的冷漠完全不会伤害我。因为我完全不是在对你倾诉，我只是假装在和你说话，而我心里期待的是：从旁边经过的那个人，会听见我好不容易说出口的，那个最重要的字。